

集部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御選古文淵鑑卷六十

詳校官尚書臣德保

主事銜臣徐以坤覆勘

總校官進士臣朱鈐

校對官編修臣莊通敏

謄録監生臣邱南林

御選古文淵鑒卷六十目録

宋

朱熹

與劉共父書

答陳體仁書

與龔實之書

御選古文淵鑒卷六十

內閣學士兼禮部侍郎教習庶吉士臣徐乾學等奉

旨編注

宋

朱熹

賀陳丞相書陳俊卿乾道四年自參知政事除左正議大夫尚書右僕射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兼樞密使

總忠薰之意發爲直諫之言固應勉勵備至

恭聞制書延拜進秉國均凡在陶鎔孰不欣賴伏惟明公以大忠壯節早負天下之望自知政事贊襄密勿凡所論執皆繫安危至其甚者輒以身之去就爭之雖未即從而天子之信公也益篤天下之望公也益浚凜凜然惟懼其一旦必去而不可留也夫明公所以得此於上下者豈徒然哉今也進而位乎天子之宰中外之望莫不欣然咸曰陳公前日之言天下之言也爭之不得危於去矣俊卿同知樞密院事奏自今百司承御筆處分須奏審方行從之既而以内諸司不樂收

臣默曰直諫之辭形於和婉規勸各極其致

前命又言同知樞密院事劉珙以爭辨激切詔奉外祠自此大臣皆阿順持禄非國家福帝卒命珙帥江西俊御退自劾上手札留之而今乃為相則是天子有味乎陳公之言而將卒從之也陳公其必以是要說上前而決辭受之幾矣且天下之事其大且急者又不特此陳公果不得謝而立乎其位必且次第為上言之為上行之其不默然而受兀然而居也明矣熹雖至愚亦有是說朱子嘗有書與俊御力言和議之非然今也聽於下風亦既餘月政令之出默陟之施未有卓然大異於前日則是明公蓋未嘗以中外

之望於公者自任而苟焉以就其位矣熹受知之深竊所愧歎未知明公且將何以善其後也請得少効其愚而明公擇焉蓋聞古之君子居大臣之位者其於天下之事知之不惑任之有餘則汲汲乎及其時而勇為之知有所未明力有所不足則咨訪講求以進其知扳援汲引以求其助如捄火追亡尤不敢以少緩上不敢愚其君以為不足與言仁義下不敢鄙其民以為不足以興教化中不敢薄其士大夫以為不足共成事功一日

立乎其位則一日業乎其官一日不得乎其官則不敢一日立乎其位有所愛而不肯為者私也有所畏而不敢為者亦私也屹然中立無一毫私情之累而惟知為其職之所當為者夫如是是以志足以行道道足以濟時而於大臣之責可以無愧不審明公圖所以善其後者其有合於此乎其有近於此乎無乃復有進於此者而熹之愚不足以知之乎顧亟圖之庶乎猶足以終慰天下之望毋使前日之欣然者更為今日之悒然也抑

熹又有請焉葢熹嘗辱明公賜之書矣其言有曰前輩為大臣不過持循法度主張公道知無不言復君以德公行賞罰進賢退不肖而已今日事有至難風俗敗壞官吏苟且彊敵在前邊備未立如之何其可為也熹愚不肖深有所疑葢凡明公之所易者皆古人之所難而明公所難者乃古人之所易也反復思慮不得其說將以質之左右而未暇也今者敢因修慶而冒以為請伏惟明公試反諸心而以事理之輕重本末權之誠知夫

此書可以勵士節砥廉隅不徒文字之工

真難易之所在而有以用其心焉則亦無難之不易矣詩曰伐柯伐柯其則不遠（豳風伐柯篇）願明公留意則天下幸甚

答韓尚書書（呂東萊年譜淳熙元年韓尚書元吉守婺州元吉常與熹同薦）

區區行役前月半間始得還家忽聞除命出於意望之外自視才能豈稱兹選愧懼窘迫不知所為然竊妄意此必尚書大過恩推挽之力既而府中遞到六月十五日所賜書傅大亦以所得别紙垂示乃知台意所以眷

端調葛爾曰說得有關係非高節自持而已

念不忘者果如此私感雖深然非本心平日所望於門下也熹狷介之性矯揉萬方而終不能回迂疎之學用力既深而自信愈篤以此自知決不能與時俯仰以就功名以故二十年來自甘退藏以求已志所願欲者不過修身守道以終餘年因其暇日諷誦遺經參考舊聞以求聖賢立言本意之所在既以自樂間亦筆之於書以與學者共之且以待後世之君子而已此外實無毫髮餘念也中間懇辭名命反誤寵褒初亦不敢奉承既

臣廷敬曰辭旨從容已具出處大槩峭潔如鶴唳風清

而思之是乃君相灼知無用之實而欲假以閔勞惠養之恩故少進其官益其祿而卒許以投閒似若有可受者以故䵷避踰年而終於拜受私竊以爲是足以上承朝廷之美意而下得以自絕於名宦之途自是以往其將得以優游卒歲就其所業而無䠞迫之慮矣而事乃有大繆不然者熹亦安得默然而忘言哉夫以熹之狷介迂踈不能俯仰世俗固已聞風而疾之矣獨賴一時賢公名卿或有誤而知之然聽於下風考其行事議論

之本末則於鄙意所不能無疑者尚多今若不辭而冒受則賔主之間異同之論必有所不能免者無益於治而適所以為羣小嘲笑之資且熹之私願所欲就者亦將汩沒而不得成其或收之桑榆而幸有所就人亦必以為已試不驗之書而不之讀矣又況今日一出而前日所以斟酌辭受而不敢苟然之意亦且黯闇而不能以自明諸公誠知之深愛之厚則曷為不求所以伸其志全其守而必脅敺縱臾使至此極也耶且士大夫之

臣杜訥曰委折綿邈惻誠逼露故極切迫痛淋不失爲準情恊理之論

辭受出處又非獨其身之事而已其所處之得失乃關風俗之盛衰故尤不可以不審也若熹者向既以辭召命而得改官矣今又因其所改之官而有此授熹若受而不辭則是美官要職可以從容辭遜安坐而必致之也近世以來風俗頹靡士大夫倚託欺謾以取爵位者不可勝數獨未有此一流耳而熹適不幸諸公必欲彊之使充其數熹雖不肖實不忍以身蒙此辱使天下後世持清議者得以唾罵而嗤鄙之也且熹之言此於門

講明學術扶進人才兩意無不該暢

下有年苦言悲懇無所不至而執事者聽之藐然方且從容遊談大為引重而其要歸成效則不過使之内違素心外貽滚誚而後已此熹所不能識且復竊自計其平生言行必有大不相副者而使執事者不信其言以至此也滚自悔責無所歸咎然亦不敢終默默於門下是以敢復言之伏惟憐而察之

答鄭自明書名鑑連江人淳熙初除檢書郎遷著作郎權郎官出知台州

副封曩恨未見今玆幸得竊讀感歎之餘斂衽敬服嘗

調葛魯曰深
世故若此真
天下為己任

竊論之以為非獨忠諒懇切有以過人於才辨智畧亦
非人所能及不知劉元城陳了翁輩如何爾上聖聰明
開納如此一旦感寤去鼠輩如反覆手爾太平萬歲雖
老且病尚庶幾及見之幸甚幸甚補郡懷章雖鬱公議
然得以此閒暇進德修業益懋久大之規天意亦有非
偶然者矣更願涵泳自培養以厚其基篤志講學以濬其
源使誠意充積而鋒穎潛藏義理著明而議論條暢則
一日復進而立於朝其所以動寤啟發者決不但如今

日之所就而止也葢前日文字固為剴切但論事多而論理少數羣小之姦欺雖詳而於人主之所以端本清源修德立政之意有未備也此其所以然者失於逆料聽者謂之迂濶而不敢言亦自於此理講之未精不免於自以為迂濶而不足言也蕉今日之病只此一病最大若藥之未效則其他小小證候不必泛投湯劑以緩藥勢而欲攻此病所用之藥亦須一君二臣三佐五使多少緩急次第分明乃易見效今既雜治他證而所用

以攻病根者又未免互有得失亦已嘗為令弟言之歸
當一一稟白不審尊意以為何如衰陋不足以及此猥
蒙不鄙見使與議其間亦私感時論之至此不覺傾倒
而忘其愚耳此外則伯恭所告讀書取人之意亦所宜
深留意者葢吾人所立已如此使天無意於右宋則已
若有此意異日之事豈得而辭其責哉然則今日吾人
之進德修業乃是異時國家撥亂反正之所繫非但一
身之得失榮辱也惟高明深念之向來一番前輩少日

激切根於世而

臣乾學曰講學不精出處之際未免為清議所少不可以不鑒

麤有時望晚年出來往往不滿人意正坐講學不精不見聖門廣大規模少有所立即自以為事業止此更不求長進荆公所謂末俗易高險途難盡者亦可念也人材衰少風俗頹壞之時士有一善即當扶接導誘以就其器業此亦吾輩將來切身利害葢士不素養臨事倉卒乃求非所以為國遠慮而能無失於委任之間也陳侯官處更有胡明仲侍郎史論胡寅字明仲為禮部侍郎所著有讀史管見議論亦多切於事理不知嘗見之否若未可就借看發

痛快之言一
忠愛洵可垂
不刊

端調萬鈞曰立
意深切獨見至

人意思也

與臺端書

葢嘗竊謂欲起膏肓之疾者必攻其受病之處而其用功之緩速制藥之寒温又有不可以頃刻毫釐差者今天下之病在膏肓者久矣夫人而能知之夫人而欲言之顧以不當其任則雖欲一效其技而無所施耳乃者天子以執事有廉靖貞孤之操擢寘諫垣納用其言屏去姦惡皆所謂膏肓之餘證海內有志之士知上之心

隱文字之美又不必言

蓋已洞悟隱疾之在躬而欲假執事之藥以去之也又知執事之心所以姑從事於此者蓋亦以為之兆耳其必將有以譴之則夫所謂病本者可去無疑也然而側聽累月未有所聞則又懼夫二豎子者知良醫之傷已而先為術以去之以是憂疑不知所定尚幸聖心堅定不入其言而又進執事於臺端之重是必君臣之間已有一定之計足以少慰士大夫之心然熹之愚竊獨私憂過計意夫姦賊窺見端倪則其所以自為謀者必將

英曰篇法雖
而筆勢振聳

公文之以雄健勝者

愈深愈切而有先執事以發其機者不審執事何以處之益伐木而剪其枝葉不若斧其根壅水而捍其波流不若塞其源鳴金鼓燿戈甲而譟呼以逐虎不若乘其方睡而斃之之速也今執事則既撼而覺之矣又猶欲緩視徐趨以當其虓怒決裂之勢熹竊為執事者危之也然此等小人有生以來自朝至暮無非罪惡不可殫數且又人主素以倡優奴僕畜之初不責其名檢而間者議臣乃復摘苛細而一一以陳之其不納則宜矣惟

非仕進此

其日侍燕間逢迎縱臾使人主之心恬於逸欲而法家拂士之言不得以進狃於卑近而正大久遠之計不得以聞賄賂公行姦邪堵立蓋凡所以為天下國家之綱紀者日傾月壞而上下相蒙莫敢以告是則此一二人之罪所以上通於天而深為今日膏肓之病者執事誠能聲此為罪揚於王庭深贊聖主去邪勿疑之志又引同列之賢合謀并力以決去之則天下膏肓之病者庶幾其可去矣太平萬歲熹雖不敏尚能為執事誦之不

事之誠埶肯
慂言所謂實

識執事亦有意乎熹比因三月九日指揮已畧為明主言之矣顧疎賤之言未足取信而或以取戾謹以束裝恭俟嚴譴惟執事者毋以為戒而亟深圖之則天下幸甚

上宰相書

宰相王淮也淳熙八年浙東大饑熹方以江西救荒事畢家居淮薦熹提舉浙東常平茶鹽公事熹即日單車就道因江西納粟人未推賞辭職不受已而賞行乃受職既至浙東上書

熹嘗謂天下之事有緩急之勢朝廷之政有緩急之宜

政者具見於

評葛䢼曰盡無隱皆繫實但見其真切聽耳雖使徧

當緩而急則繁細苛察無以存大體而朝廷之氣為之不舒當急而緩則怠慢廢弛無以赴事幾而天下之事日入於壞均之二者皆失也然愚以為當緩而急者其害固不為小若當急而反緩則其害有不可勝言者不可以不察也竊惟朝廷今日之政無大無小一歸弛緩令亦未暇一一條數以恩崇聽且以荒政論之則於天下之事最為當急而不可緩者而荒政之中有兩事焉又其甚急而不可少緩者也一曰給降緡錢廣糴米斛

心之人遇之當不以爲䫉而加怒

今二廣之米艫舳相接於四明之境乘時收糴不至甚貴而又顆粒勻淨不雜糠粃乾燥堅硬可以久藏欲望明公察此事理特與敷奏降給緡錢二三百萬付熹收糴則百萬之粟旬月可辦儲蓄既多緩急足用政使朝廷别有支撥一紙朝馳而米夕發矣且迨時不免轉大農之粟發内帑之幣以應四方之求矣積之於此與彼何異而又乘賤廣糴利重費輕殆與臨期支撥糴貴傷財者不可同日而語且今米船已集求售無所停住日

久坐失本利後者懲創因不復來無窮之害實自今始此一事也二曰速行賞典激勵富室葢此一策本以誘民事急則藉之以為一時之用事定則酬之以為後日之勸旋覩今日失信已多别有緩急何以使衆欲望明公察此事理特與敷奏照會元降即與推恩使已輸者無怨恨不滿之意未輸者有歆豔慕用之心信令既行願應者衆則緩急之間雖百萬之粟可指揮而辦況是此策不關經費揆時度事最為利宜而乃遷延歲月沮

臣廷敬曰計畫深遠反覆懇摯

抑百端使去歳者至今未曾霑賞而今歳者方且反覆郤難未可涯際是失信天下固足以為今日之所甚憂而自壞其權宜濟事之策者亦今日之所可惜也謀國之計乖戾若此臨事而悔其可及哉此二事也然或者之論則以為朝廷撙節財用重惜名器以為國之大政將在於此二者之請恐難必濟愚竊以為不然也夫撙節財用在於塞侵欺滲漏之弊愛惜名器在於抑無功幸得之賞今將預儲積蓄以大為一方之備則非所謂

侵欺滲漏之弊也推行恩賞以昭示國家之信則非所謂無功幸得之賞也且國家經費用度至廣而耗於養兵者十而八九至於將帥之臣則以軍籍之虛數而濟其侵欺之姦餽餫之臣（餫野饋也○音運）則以簿籍之虛文而行其盜竊之計苞苴輦載爭多鬭巧以歸於權幸之門者歲不知其幾巨萬明公不此之正顧乃規規焉較計毫末於饑民口吻之中以是為撙節財用之計愚不知其何說也國家官爵布滿天下而所以予之者非可以

臣乾學曰救荒行賞二義分承步步警切推迹利病處名言碩畫精鑿不磨

限數也今上自執政下及庶僚內而侍從之華外而牧守之重皆可以交結託附而得而北來歸正之人近習戚里之輩大者荷旄仗節小者正任橫行又不知其幾何人明公不比之愛而顧愛此迪功文學承信校尉十數人之賞以為重惜名器之計愚亦不知其何說也然熹亦嘗竊思其故而得其說矣大抵朝廷愛民之心不如惜費之甚是以不肯為極力救民之事明公憂國之念不如愛身之切是以但務為阿諛順指之計此其自

此段語意痛切非見之最真不能言及此是即古人臨深履薄之心朽索六馬之喻朕生平念茲在茲者亦即此也

謀可謂盡矣然自旁觀者論之則亦可謂不思之甚者也葢民之與財孰輕孰重身之與國孰大孰小財散猶可復聚民心一失則不可以復收身危猶可復安國勢一傾則不可以復正至於民散國危而措身無所則其所聚有不為大盜積者耶明公試觀自古國家傾覆之繇何嘗不起於盜賊盜賊竊發之端何嘗不生於饑餓赤眉黃巾葛榮黃巢之徒其事已可見也新莽地皇三年樊崇兵皆朱其眉以與莽兵相識別號曰赤眉漢靈帝中平元年鉅鹿張角以妖術教授聚衆數十萬皆著黃巾為識

臣士奇曰此篇專論荒政其曰來賊廣糴即常平之法也至於爵賞富室激勸輸將篇中極言切論以為救荒急務當時有為慎惜名器之說者朱子深闢其非固知儒者通達時變如此

魏明帝時河北大盜葛榮陷冀定滄瀛殷五州唐僖宗乾符中寃句人黃巢喜任俠屢舉進士不第遂聚衆數萬應王仙芝　明公當此無事之時處置一二小事尚且瞻前顧後踰時越月而不能有所定萬一薦饑之餘事果有不可知者不審明公何以處之明公自度果有以處之則熹不敢言若果無以處之則與其拱手熟視而俟其禍敗之必至孰若圖難於易圖大於細有以消弭其端而使之不至於此也古之人固有雍容深密不可窺測平居默然若無所營而臨大事決大策不動聲氣而措

天下於太山之安者然從今觀之自其平日無事之時而規橅措畫固已先定於胸中是以應變之際敏妙神速決不若是其泄泄而沓沓也況今祖宗之讎恥未報文武之境土未復主上憂勞惕厲未嘗一日忘北向之志而民貧兵怨中外空虛綱紀陵夷風俗敗壞政使風調雨節時和歲豐尚不可謂之無事況其饑饉狼狽至於如此為大臣者乃不愛惜分陰勤勞庶務如周公之坐以待旦如武侯之經事綜物以成上意之所欲為者

顧欲從容偃仰玩歲愒日以僥倖目前之無事殊不知如此不已禍本日深熹恐所憂者當不在於流殍而在於盜賊受其害者當不止於官吏而及於邦家竊不自勝漆室嫠婦之憂魯漆室之女倚柱而嘯鄰婦曰欲嫁乎曰吾豈為不嫁之悲哉憂吾君老太子少耳一念至此心膽墮地念不可不一為明主言之而猶未敢率然以進敢先以告於下執事惟明公深察其言以前日遲頓寬緩之咎自列於明主之前君臣相警務以盡變前規共趨時務之急而於熹所陳荒政一二

事者少加意焉則熹雖衰病不堪吏役尚可勉悉疲駑以備鞭策至其必不可支吾而去後來之人亦得以因其已成之緒葺理整頓仰分顧憂如其不然則熹之愚昧衰遲固不能為此無頦之不托湯餅謂之不托亦稱餺飥而其狂妄將有不能忍於明主之前者明公不如早罷其官守解其印綬使毋得以其狂瞽之言上瀆聖聰則熹也謹當緘口結舌歸卧田閭養雞種黍以俟明公功業之成羞愧以死是亦明公始終之厚賜也情逼意切矢口盡

本綱挈要義蘊弘
民

言伏惟明公之留意焉熹始拜命即移書他郡募米商蠲其征及至則容舟之米已輻湊熹日鈞訪民隱按行境內郡縣官吏憚其風采至自引去所部肅然凡丁錢和買役法榷酤之政有不便於民者悉釐而革之於救荒之餘隨事經畫必為經久之計孝宗謂王淮曰朱熹政事却有可觀淮言修舉荒政是行其所學民受實惠宜進職以旌之乃進熹直徽猷閣

答梁丞相書

梁克家字叔子晉江人孝宗淳熙九年拜右丞相請召熹熹辭克家奏熹屢召不起宜蒙褒錄

熹伏讀賜教戢德不居退託愚懦仰惟明公之心正大光明表裏洞徹無一毫有我自私之意而熹以妄庸受

知之久又勤下問至於如此亦豈能愸然自閉一無所進以効其尺寸之愚哉但以正此退藏不當出位是以於政體之是非人材之邪正一毫不敢有所陳說而獨請以王通所謂願君侯正身以統天下者王通對楊素語敬為明公誦之其言雖近其指則遠伏惟明公於此試留意焉廣引人材勤攻己闕使凡政事之出於我者無一疵之可指則上以正君下以正人將無所求而不得如其不然則事之小不正者積之之多亦足以害吾之大正

立論透快自是明通之識

使吾至大至剛之氣日有所屈於中而德望威名日有所損於外是則且將見正於人之不暇尚何望其能有正君定國之功哉今天心未豫而民力已殫國威未振而敵情叵測惟明公於此深念而亟圖之則熹也受賜多矣狂言犯分亦惟高明有以寬之

與留丞相書 留正字仲至永春人淳熙十六年光宗内禪正自參知政事拜右丞相

蒙垂諭深以士大夫之朋黨為患此古今之通病誠上

端謂葛邲曰又申朋黨之說而以知人戒之方是實際

之人所當疾也然熹嘗竊謂朋黨之禍止於縉紳而古之惡朋黨而欲去之者逶迤至於亡人之國蓋不察其賢否忠邪而惟黨之務去則彼小人之巧於自謀者必將有以自蓋其迹而君子恃其公心直道無所回互往往反為所擠而目以為黨漢唐紹聖之已事今未遠也熹雖至愚伏讀丞相所賜之書知丞相愛君憂國之心無一言一字不出於至誠惻怛此天下之賢人君子所以相率而願附於下風也而未能不以朋黨為慮熹恐

端謝蔦鄉曰末段可與歐公論並垂至引君爲黨一語尤爲快絶得歐論所未有

丞相或未深以天下之賢否忠邪爲已任是以上之所以告於君者未能使之判然不疑於君子小人之分下之所以行於進退予奪者未能有以服天下之心慰天下之望而陰邪讒賊常若反有侵陵干犯之勢丞相又慮此身自陷於君子之黨而使彼之蓄憾久而爲禍深也又稍故爲迷亂昏錯之態以調柔之反使之氣豪意健旁若無人敢於干祿之章肆爲誣善之語而朝廷亦不問之也夫杜門自守孤立無朋者此一介之行也延

臣英曰以延納賢能為相臣之職自是通達之論與狷介自守者異矣

納賢能黜退姦險合天下之人以濟天下之事者宰相之職也奚必以無黨者為是而有黨者為非哉夫以丞相今日之所處無黨則無黨矣而使小人之道日長君子之道日消天下之慮將有不可勝言者則丞相安得辭其責哉熹不勝愚者之慮願丞相先以分別賢否忠邪為已任其果賢且忠耶則顯然進之惟恐其黨之不衆而無與共圖天下之事也其果姦且邪耶則顯然黜之惟恐其去之不盡而有以害吾用賢之功也不惟不

疾君子之為黨而不憚以身為之黨不惟不憚以身為之黨是又將引其君以為黨而不憚也如此則天下之事其庶幾乎前年逐二諫官去年逐一御史近聞又逐一諫官矣上下不交則天下將至於無邦丞相不此之慮而慮士大夫之為黨其亦誤矣干冒威尊俯伏震懼伏惟寬容有以裁之

與留丞相書 淳熙十六年熹除江東轉運副使以疾辭改知漳州明年以子喪請祠除祕閣修撰主管南京鴻慶宮留正泉人也是年入相泉漳接境故熹於解任後致書

篇中言君子小人消長之機極為明切

言郡治諸利病兼及朋黨之議郡治事文繁不録

熹區區賤懇已具前幅必蒙矜念俾遂退閒不敢重出以煩公聽惟是昨因致謝輒罄鄙懷狂妄僭率不勝皇恐然自遣人之後即得朝士私書語及近事恭聞丞相忠誠感格天意為回重陰之底復有陽復之漸乃竊自幸其言之不效既又反覆以思則恐今日之事未足為喜而前日之論猶有可思者也葢自古君子小人雜居並用非此勝彼即彼勝此無有兩相疑而終不决者此

必然之理也故雖舉朝皆君子而但有一二小人雜於百執事之閒投隙抵巇已足為患況居侍從之列乎況居丞弼之任而潛植私黨布滿要津乎葢二三大臣者人主之所與分別賢否進退人材以圖天下之事自非同心一德協恭和衷彼此坦然一以國家為念而無一毫有已之私閒於其閒無以克濟若以小人參之則我之所賢而欲進之者彼以為害已而欲退之我之所否而欲退之者彼以為助已而欲親之且其可否異同不

待勉爭力辨而後決但於相與進對之間小為俯仰前卻之態而已足以敗吾事矣是豈可不先以為慮而輕為他計以發其害我之機哉此猶姑以鈞敵之常勢言之耳況今親疎新舊之情本自不侔忠邪遜逆之趣又各有在彼已先據必勝之地而挾羣黨以塞要衝凡一舉手一摇足皆足以為吾之害下至近習纎人亦或為之挾持簡牘闗通内外以助其勢而吾乃兀然孤居孑然特立絶無蚍蜉蟻子之援可與用力於根本之地以

臣乾學曰忠厚悱惻之意亹亹動人可以覘其所養

覺上心而清言路其可望以為公道之助者不能留之頭步之間而欲求之千里之外彼方為主而我方為客彼方為刀而我方為肉此固天下之危機敗證而又時取彼所甚惡之人置之不能為助之處徒益其疑而無補於事愚恐雖能遍起天下之賢人君子置之內外彼亦不必動其聲氣但陰拱而微伺其勢似能害已則便一眴目而羣吠四起使來者或未及門至者或未暖席而已狼狽倉皇奔迸四出矣尚何國事之可圖哉今日

之事丞相以為但去一人似即論罷姜特立事班列便無小人臺閣便無異論乎胡不觀於鄭尚書王著作孫司業之逐去而不留袁溫州之已除而中寢此皆誰實為之也哉以愚觀之但見其操心益危慮患益深而為祟益甚耳語曰治水不自其原末流彌增其廣又曰射人先射馬禽賊當禽王葢慮此也去年劉副端初除抗論震動朝野善類相慶光宗即位以劉光祖為殿中侍御史光祖入謝因論朋黨事章既下讀之有流涕者而熹獨深憂之今日之勢何以異此伏願丞相試熟計

之而亟陰求學士大夫之有識慮氣節者相與謀之先使上心廓然洞見忠邪之所在而自腹心以至耳目喉舌之地皆不容有毫髮邪氣留於其閒然後天下之賢可以次而用天下之事可以序而為也如其不然則自今以往丞相之憂乃有甚於前日是以熹竊危之而未敢以為喜也辱知之厚不敢不盡愚惟高明察之抑天下之事固多以欲速而致敗然見幾不蚤猶豫留時亦智者所甚懼也今日在我之勢固為甚危然乘隙疾攻

陽為學本領畧於此書朱陸異何失亦於此可

正在此時投機之會間不容息惟丞相深計而亟圖之則不惟善類之幸實宗社生靈之幸熹死罪死罪

答汪尚書書　汪應辰字聖錫玉山人紹興中嘗權吏部尚書孝宗內禪應辰言事不合出知福州未幾升數文閣待制舉朱熹自代隆興二年為四川制置使

熹兹者累日侍行得以親炙竊惟道德純備固非淺陋所能窺測而於謙虛好問容受盡言之際尤竊有感焉盍推是心以往將天下之善皆歸之其於任天下之重也何有愚恐他日之事常人所不能任者閤下終不得

臣廷敬曰憑虛而悟與循實以求得失相判書盡此意

而辭也是以不勝拳拳每以儒釋邪正之辨為說冀或有助萬分而猶恐其未足於言也請復陳之幸垂聽焉大抵近世言道學者失於太高讀書講義率常以徑易超絕不歷階梯為快而於其間曲折精微例皆忽畧厭棄以為卑近瑣屑不足留情以故雖或多聞博識之士其於天下之義理亦不能無所未盡理既未盡而胸中不能無疑乃不復反求諸近顧惑於異端之說益推而置諸冥漠不可測知之域兀然終日味無義之語以俟

其廓然而一悟殊不知物必格而後明倫必察而後盡彼既自謂廓然而一悟者其於此猶憒然也則亦何以悟為哉又況俟之而未必可得徒使人抱不決之疑志分氣餒虛度歲月而倀倀耳曷若致一吾宗循下學上達之序口講心思躬行力究寧煩毋畧寧下毋高寧淺毋深寧拙毋巧從容潛玩存久漸明衆理洞然次第無隱然後知夫大中至正之極天理人事之全無不在是初無逈然超絶不可及者而幾微之間毫釐畢察醻酢

之際體用渾然雖或使之任至重而處所難亦沛然行其所無事而已矣又何疑之不決而氣之不完哉此其與外學所謂廓然而一悟者雖未知其孰為優劣然此一而彼二此實而彼虛則較然矣就使其說有實非吾儒之所及者是乃所以過乎大中至正之矩而與不及者亡以異也蓋大本既立準則自明此孟子所以知言而詖淫邪遁接於我者皆不能逃其鑒也生於其心害於其政發於其政害於其事可不戒哉可不懼哉

精細又極渾融不子不能見到

答呂伯恭書 呂祖謙字伯恭夷簡六世孫也歷官著作郎直祕閣倡道於婺為一代宗師

竊承進學之意甚篤深所望於左右至於見屬過勤則非區區淺陋所堪然不敢不竭所聞以塞厚意熹舊讀程子之書有年矣而不得其要比因講究中庸首章之指乃知所謂涵養須用敬進學則在致知者兩言雖約其實入德之門無踰於此方竊洗心以事斯語而未有得也不敢自外輒以為獻以左右之明尊而行之不為

異端荒虛浮誕之談所遷惑不為世俗卑近苟簡之論所拘牽加以歲月久而不舍竊意其將高明光大不可量矣承喻所疑為賜甚厚所未安者别紙求教然其大槩則有可以一言舉者其病在乎畧知道體之渾然無所不具而不知渾然無所不具之中精粗本末賓主内外葢有不可以毫髮差者是以其言嘗喜合而惡離不知雖文理密察縷析毫分而初不害乎其本體之渾然也往年見汪大舉張子韶語明道至誠無内外之句以

臣乾學曰朱子與伯恭授分最深故所陳皆肝鬲之言

為至誠二字有病不若只下中字大抵近世似是而非之說皆是此意真是謾人自謾誤人自誤士大夫無意於學則恬不知覺有志於學則必入於此此熹之所以深憂永歎不量輕弱而極力以排之雖以得罪於當世而不敢辭也來教又謂吾道無對不當與世俗較勝負此說美則美矣而亦非鄙意之所安也夫道固無對者也然異端邪說直須一一剔撥方曉然見精明純粹無對之道若和泥合水竊恐此無對中多藏病痛也孟子

此文者用意者一事可道

言楊墨之道不熄孔子之道不著而大易於君子小人之際其較量勝負尤為詳密豈其未知無對之道邪葢無對之中有陰則有陽有善則有惡陽消則陰長君子進則小人退循環無窮而初不害其為無對也況熹前說已自云非欲較兩家已往之勝負乃欲審學者今日趣向之邪正此意尤分明也

答陸子壽書 陸九齡字子壽金谿人乾道五年進士為興國軍教授以繼母憂去補全州未至而卒

據既精而
慎即議禮
悟進學之

先王制禮本緣人情吉凶之際其變有漸故始死全用事生之禮既卒哭祔廟然後神之儀禮卒哭明日以其班祔註曰卒哭三虞之後祭名虞安也既葬祭以安之祔卒哭之明日祭名祔猶屬也祭昭穆之次而屬之疏曰孫祔於祖孫於祖昭穆同故以孫連屬於祖而就祖祭之也然猶未忍盡變故主復於寢而以事生之禮事之至三年而遷於廟然後全以神事之也此其禮文見於經傳者不一雖未有言其意者然以情度之知其必出於此無疑矣但遷廟一節鄭氏用穀梁練而壞廟之說文公二年作僖公主穀梁傳曰作主壞廟有時日於練焉壞廟註禮親過高祖

則毀其廟以次而遷將納新神故示有所加練祭名朞而小祥易練衣以祭也杜氏用賈逵服虔說則以三年為斷其閒同異得失雖未有考然穀梁但言壞舊廟不言遷新主則安知其非於練而遷舊主於三年而納新主邪至於禮疏所解鄭氏說但據周禮廟用卣一句亦非明驗周禮鬯人廟用脩脩讀曰卣中尊也疏云鄭謂始禘時者謂練祭後遷廟時以其宗廟之祭從自始死已來無祭今為遷廟以始死者木主入廟特為此祭也故區區之意竊疑杜氏之說為合於人情也來諭考證雖詳其大槩以為既吉則不可復凶既神事之則不可復以事

臣熙曰古禮既不可考若就一已所見行之是無徵不信不若以仍從舊說為善也議禮之家如聚訟正不能虛心博采以求至當如是書所云耳

生之禮接爾竊恐如此非惟未嘗深考古人吉凶變革之漸而亦未暇反求於孝子慈孫深愛至痛之情也至謂古者几筵不終喪而力抵鄭杜之非此尤未敢聞命據禮小斂有席儀禮小斂後布席於戶內下莞上簟至虞而後有几筵儀禮虞祭素几葦席在西序下註云有几始鬼神也檀弓虞而立尸有几筵但卒哭而後不復饋食於下室耳古今異宜禮文之變亦有未可深考者然周禮自虞至祔曾不旬日不應方設而遽徹之如此其速也又謂終喪徹几筵不聞有入廟之說亦非也諸

侯三年喪畢之祭魯謂之吉禘閔公二年吉禘於莊公喪未三年譏太早晉謂之禘祀襄公十六年穆叔如晉聘且言齊故晉人曰以寡君之未禘祀註云禘祀三年喪畢之吉祭禮疏謂之特禘者是也但其禮亡而士大夫以下則又不可考耳夫今之禮文其殘闕者多矣豈可以其偶失此文而遽謂無此禮邪又謂壞廟則變昭穆之位亦非也據禮家說昭常為昭穆常為穆故書謂文王為穆考詩謂武王為昭考至左傳猶謂畢原酆郇為文之昭邘晉應韓為武之穆則昭穆之位豈以新主祔廟而可

變哉但昭主祔廟則二昭遞遷穆主祔廟則二穆遞遷爾熹自注此非今日所論之急但謏言之見來說考之未精類此又謂古者每代異廟故有祔於祖父祖姑之禮喪服小記士大夫不得祔於諸侯祔於諸祖父之為士大夫者其妻祔於諸祖姑妾祔於妾祖姑疏云謂諸侯公子也禮孫死祔祖今祖為諸侯孫為士大夫則不得祔祖諸祖父祖之兄弟也今同一室則不當專祔於一人此則為合於人情矣然伊川先生嘗譏關中學禮者有役文之弊而呂與叔名大臨以守經信古學者庶幾無過而已義起之事正在盛德者行之然則此等苟無大害於義理不

若且依舊說亦夫子存羊愛禮之意也熹於禮經不熟而考證亦未及精且以愚意論之如此不審高明以為何如然亦不特如此熹嘗以為大凡讀書處事當煩亂疑惑之際正當虛心博采以求至當或未有得亦當且以闕疑闕殆之意處之若遽以已所粗通之一說而盡廢已所未究之衆論則非惟所處之得失或未可知而此心之量亦不宏矣間併及之幸恕狂妄

與王龜齡書

極焉嚮往之誠末
蕪勉勵意兩賢相
慕豈同世情酬酢

熹窮居晚學無所肖似往者學不知方而過不自料妄以為國家所恃以為重天下所賴以為安風俗所以既漓而不可以復淳紀綱所以既壞而不可以復理無一不係乎人焉是以聞天下之士有聲名節行為時論所歸者則切切然以不得見乎其人為歎及其久也或得見之或不得見之而熹之拳拳不少衰也聞其進為時用則私以為喜聞其阨窮廢置則私以為憂及夫要其所就而觀之則始終大節真可敬仰者葢無幾人而言

論風旨卒無可稱功名事業卒無可紀者亦往往而有以此喟然自歎知天下所謂聲名節行者亦未足以定天下之人而天下之事未知其果將何寄也自是以來雖不敢易其賢賢之心緩其憂世之志然亦竊自笑其前日所求於人之重而所以自待者反輕如孟子之所譏也於是始復取其所聞於師友者夙夜講明動靜體察求仁格物不敢弛其一日之勞以庶幾乎有聞者而於前日之所為切切然者則既有所不暇矣當是時聽

於士大夫之論聽於輿人走卒之言下至於閭閻市里女婦兒童之聚亦莫不曰天下之望今有王公也已而得其為進士時所奏大對讀之秦檜死高宗親政策士諭考官曰對策中有陳朝政切直者並置上列十朋對策萬餘言擢為第一學者傳頌擬古晁董已而得其在館閣時上奏事讀之十朋為秘書郎言禦侮莫急用人北司管事權重多見嘉納已而得其為柱史在臺諫遷侍郎時所論諫事讀之十朋自起居郎除侍御史力贊北伐大計糾劾史浩史正志林安宅等罷之已而又得其為故大丞相魏國公之誄文及楚東酬唱等詩讀之魏國公張浚也觀其立

臣英曰紓徐委折情文兼美好賢之誠諍友之義愛國之心濟時之念皆於此可見矣

言指意上自奏對陳說下逮燕笑從容蓋無一言一字不出於天理人倫之大而世俗所謂利害得喪榮辱死生之變一無所入於其中讀之真能使人胸中浩然鄙吝消落誠不自意克頑廉懦立之效乃於吾身見之於是作而歎曰士之求仁固當以反求諸巳為務然豈不曰事其大夫之賢者云哉今以前日失數公者自懲是以一噎而廢食也於是慨然復有求見於左右之意而未獲也昨聞明公還自夔州撫臨近甸十朋自夔州移知湖州而

熏之里閈交游適有得佐下風者因以書賀之益喜其得賢大夫事之而自傷無狀獨不得一從賓容之後以望大君子道德之餘光也不意夤緣與其向來鄙妄無取之言皆得徹聞於視聽明公又不以凡陋為可棄狂僭為可罪而辱枉手筆以抵宋倅緘有以稱道竊惟明公之志豈非以世衰道微遺君後親之論交作肆行無所忌憚舉俗滔滔思有以障其横流者是以有取於愚者一得之慮因以不求其素而借之辭色也耶明公之志

則正矣大矣而熹之愚未有稱明公之意也雖然有一
於此其惟益思砥礪不敢廢其所謂講明體察求仁格
物之功者使理日益明義日益精操而存之日益固擴
而充之日益遠則明公之賜庶乎其有以承之而幸明
公之終教之也雖然明公以一身當四海士大夫軍民
一面之責其一語一默一動一靜之間所係亦不輕矣
伏惟盛德大業前定不窮其剛健中正篤實輝光者固
無所勉強以熹之所覩記則古語所謂行百里者半九

臣杜訥曰屬望
至殷勤勉至篤
紫陽愛人以德
何其懇拳肫摯
而不能自已也

十里明公其亦念之況今人物渺然如明公者僅可一
二數是以天下之人責望尤切而明公尤不可以不戒
不審明公以為何如哉熹又聞之古之君子尊德性矣
而必曰道問學致廣大矣必曰盡精微極高明矣必曰
道中庸溫故知新矣必曰敦厚崇禮盍不如是則所學
所守必有偏而不備之處惟其如是是故居上而不驕
為下而不倍有道則足以興無道則足以容而無一偏
之蔽也熹之區區以此深有望於門下盍所謂德性廣

大高明知新者必有所措而所謂問學精微中庸崇禮者又非别為一事也狂易無取明公其必有以裁之往者明公在夔戍都汪公汪應辰孝宗隆興二年以敷文閣直學士為四川制置使知成都府聲聞密邇竊意有足樂者比來時通問否此公涵養深厚寛靜有容使當大事必有不動聲色而内外賓服者明公相知之深一日進為於世引類之舉其必有所先矣熹杜門養親足以自遣昨嘗一至湖湘出資交遊講論之益歸來忽被除命既不敢辭而拜命矣然明公

若無意爲文而文之敘妙迥非修辭家所能企及由其理勝故耳

未歸朝廷熹亦何所望而敢前也引領牙纛未有瞻拜之期向風馳義日以勤止輒敢復因宋倅相爲介紹致書下執事以道其拳拳之誠伏惟照察

與劉共父書　劉珙字共父子羽之長子也孝宗初除中書舍人直學士院乾道三年同知樞密院事與陳俊卿同舉熹待次會熹丁內艱未就職淳熙三年珙卒有遺筆訣別張栻及熹以不能報讐雪恥爲恨

熹前幅所禀訪問人材事初若率然既而思之此最急務然其意有未盡者輒詳論之如左云古之大臣以其

調葛鶱曰意
辭妙真精金
良玉之文又曰
此義從來所未
發有志匡時者
急當留意於是

一身任天下之重非以其一耳目之聰明一手足之勤力為能周天下之事也其所賴以共正君心同斷國論必有待於衆賢之助焉是以君子將以其身任此責者必咨詢訪問取之於無事之時而參伍較量用之於有事之日葢方其責之必加於已而未及也無旦暮倉卒之頃則其觀之得以久無利害紛拏之惑則其察之得以精誠心素著則其得之多歲引月長則其蓄之富自重者無所嫌而敢進則無幽隱之不盡欲進者無所為

臣乾學曰未當
其任便求國士
以待用君子之
豫為天下計如
此其至也凡百
有位當奉為箴
銘

而不來則無巧偽之亂真久且精故有以知其短長之實而不差多且當故有以使其更迭為用而不竭幽隱畢達則讜言日聞而吾德修取舍不眩則望實日隆而士心附此古之君子所以成尊主庇民之功於一時而其遺風餘韻猶有稱思於後世者也今之人則不然其於天下之士固有漠然不以為意者矣其求之者又或得之近而不知其遺於遠足於少而不知其漏於多求之備而不知其失於詳也其平居暇日所以自任者雖

重而所以待天下之士者不過如此是以勤勞惻怛雖
盡於鰥寡孤獨之情而未及乎本根長久之計恩威功
譽雖播於兒童走卒之口而未諭乎賢士大夫之心此
蓋未及乎有為而天下之士先以訑訑之聲音顏色待
之矣至於臨事倉卒而所蓄之材不足以待用乃始欲
汲然求己所未知之賢而用之不亦難哉或曰然則未
當其任而欲先得天下之賢者宜奈何曰權力所及則
察之舉之禮際所及則親之厚之皆不及則稱之譽之

又不及則鄉之慕之如是而猶以為未足也又於其類而求之不以小惡揜大善不以衆短棄一長其如此而已抑吾聞之李文公名翺之言曰有人告曰某所有女國色也天下之人必將極其力而求之無所愛也有人告曰某所有人國士也天下之人則不能一逹而先焉此豈非好德不如好色者乎嗚呼欲任天下之重者誠反此而求之則亦無患乎士之不至矣

答陳體仁書名和柔温陵人自號休齋居士

本理要可與言可與正樂

端調葛鶴曰會義精純真得詩樂之本

蒙別紙開示說詩之意尤詳因得以窺一二大者不敢自外敢以求於左右來教謂詩本為樂而作故今學者必以聲求之則知其不苟作矣此論善矣然愚意有不能無疑者葢以虞書考之則詩之作本為言志而已方其詩也未有歌也及其歌也未有樂也以聲依永以律和聲則樂乃為詩而作非詩為樂而作也三代之時禮樂用於朝廷而下達於閭巷學者諷誦其言以求其志詠其聲執其器舞蹈其節以涵養其心則聲樂之所助

臣𡻕敬曰意致閒逮如聞清籟發於自然

於詩者為多然猶曰興於詩成於樂其求之固有序矣是以凡聖賢之言詩主於聲者少而發其義者多仲尼所謂思無邪孟子所謂以意逆志者誠以詩之所以作本乎其志之所存然後詩可得而言也得其志而不得其聲者有矣未有不得其志而能通其聲者也就使得之止其鐘鼓之鏗鏘而已豈聖人樂云樂云之意哉況今去孔孟之時千有餘年古樂散亡無復可考而欲以聲求詩則未知古樂之遺聲今皆可推而得之乎三百

五篇皆可協之音律而被之絃歌已乎誠既得之則所助於詩多矣然恐未得為詩之本也況未必可得則今之所講得無有畫餅之譏乎故愚意竊以為詩出乎志者也樂出乎詩者也然則志者詩之本而樂者其末也末雖亡不害其本之存患學者不能平心和氣從容諷詠以求之情性之中耳有得乎此然後可得而言顧所得之淺深如何耳有舜文之德則聲為律而身為度簫韶二南之聲不患其不作此雖未易言然其理蓋不誣

也不審以為如何二南分王者諸侯之風大序之說恐未為過其曰聖賢淺深之辨則說者之鑿也程夫子所謂二南猶易之乾坤而龜山楊氏以為一體而相成其說當矣試考之如何㠯南夫人恐是當時諸侯夫人被文王太姒之化者二南之應似亦不可專以為樂聲之應為言葢必有理存乎其間豈有無事之理無理之事哉惟即其理而求之理得則事在其中矣

與龔實之書 龔茂良字實之興化軍人乾道六年㠯對崇福殿左丞相陳俊卿欲

令清圓而意致
篤於人才本末
重之際辨之甚

留之右相虞允文不樂曾倰御罷除直
顯謨閣江西運判兼知隆興府熹與書

熹竊觀古之君子有志於天下者莫不以致天下之賢
為急而其所以急於求賢者非欲使之綴緝言語譽道
功德以為一時觀聽之美而已葢將以廣其見聞之所
不及思慮之所不至且慮夫處己接物之間或有未盡
善者而將使之有以正之也是以其求之不得不博其
禮之不得不厚其待之不得不誠必使天下之賢識與
不識莫不樂自致於吾前以輔吾過然後吾之德業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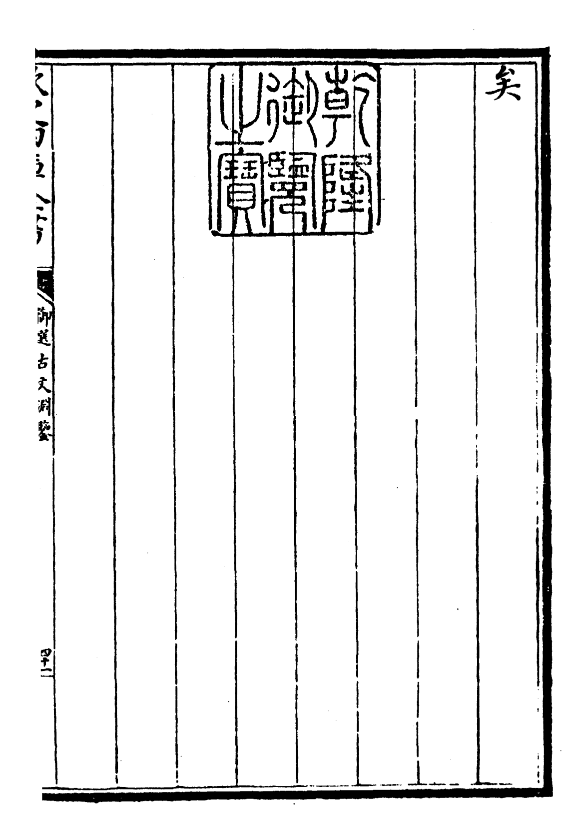
臣乾學曰文字言語之間不可以得士有進退人才之責者慎勿為所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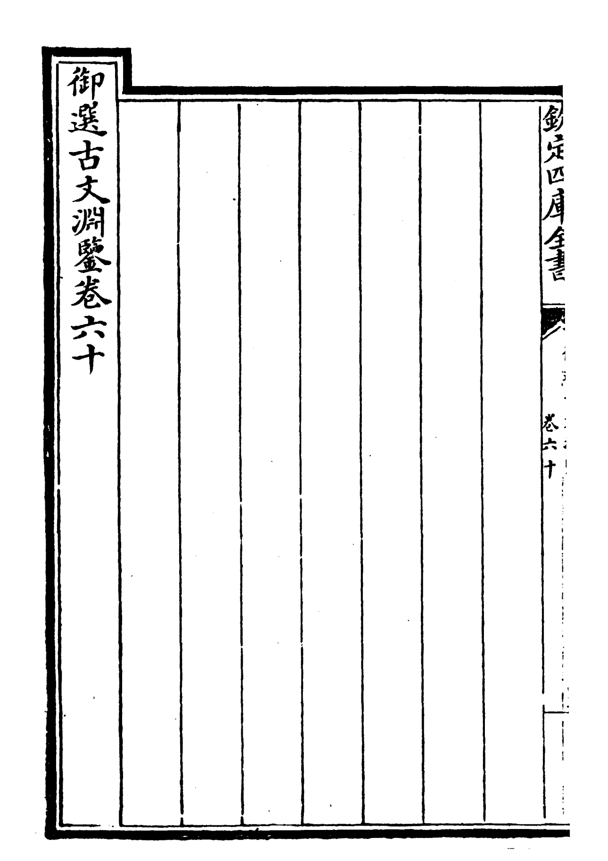
以無媿乎隱微而寖極乎光大耳然彼賢者其明既足以燭事理之微其守既足以遵聖賢之轍則其自處必高而不能同流合汙以求譽自待必厚而不能陳詞飾說以自媒自信必篤而不能趣走唯諾以茍容也是以王公大人雖有好賢樂善之誠而未必得聞其姓名識其面目盡其心志之底藴又況初無此意而其所取特在乎文字言語之間乎恭惟明公以厚德重望為海內所宗仰者有年矣而天下之賢士大夫似未得盡出於

門下也豈明公所以好之者未至歟所以求之者未力歟所以待之者未盡歟此則必有可得而言之者矣葢好士而取之文字言語之間則道學德行之士吾不得而聞之矣求士而取之投書獻啓之流則自重有恥之士吾不得而見之矣待士而雜之妄庸便佞之伍則志節慷慨之士寧有長揖而去耳而況乎所謂對偶駢儷諛佞無實以求悅乎世俗之文又文字之末流非徒有志於高遠者鄙之而不為若乃文字之有識者亦未有

肯深留意於其間者也而間者竊聽於下風似聞明公專欲以此許天下之士若其果然則熹竊以為誤矣江右舊多文士而近歲以來行誼志節之有聞者亦彬彬焉惟明公留意取其彊明正直者以自輔而又表其惇厚廉退者以厲俗毋先文藝以後器識則陳太傅不得專美於前而天下之士亦庶乎不失望於明公矣衰病屏伏所欲面論者非一而不獲前姑進其大者如此若蒙采擇則熹所不及言者必有輕千里而告於明公者

矣





御選古文淵鑑卷六十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御選古文淵鑑卷六十一

詳校官尚書臣德保

主事衘臣徐以坤覆勘

總校官進士臣朱鈐

校對官編修臣莊通敏

謄録監生臣邱南林

御選古文淵鑑卷六十一目録

宋

朱熹

亦

欽定四庫全書

御選古文淵鑒卷六十二

内閣學士兼禮部侍郎教習庶吉士臣徐乾學等奉

旨編注

宋

朱熹

詩集傳序

或有問於余曰詩何為而作也余應之曰人生而靜天

經藉深遠玩味此序可得讀詩之法

可收學詩之益

草廬吳澂曰論經注朱子詩集傳之外俱不能無遺憾故當為家

之性也感於物而動性之欲也夫既有欲矣則不能無思既有思矣則不能無言既有言矣則言之所不能盡而發於咨嗟詠歎之餘者必有自然之音響節族而不能已焉此詩之所以作也曰然則其所以教者何也曰詩者人心之感物而形於言之餘也心之所感有邪正故言之所形有是非惟聖人在上則其所感者無不正而其言皆足以為教其或感之之雜而所發不能無可擇者則上之人必思所以自反而因有以勸懲之是亦

臣熙曰論聖人立教之旨俱從身心義理中精思涵泳而出俾

所以為教也昔周盛時上自郊廟朝廷而下達於鄉黨閭巷其言粹然無不出於正者聖人固已協之聲律而用之鄉人用之邦國以化天下至於列國之詩則天子巡狩亦必陳而觀之以行黜陟之典降自昭穆而後寖以陵夷至於東遷而遂廢不講矣孔子生於其時既不得位無以行帝王勸懲黜陟之政於是特舉其籍而討論之去其重復正其紛亂而其善之不足以為法惡之不足以為戒者則亦刊而去之以從簡約示久遠使夫

學者有所持循造道之言堪垂不朽

學者即是而有以考其得失善者師之而惡者改焉是以其政雖不足行於一時而其教實被於萬世是則詩之所以為教者然也曰然則國風雅頌之體其不同若是何也曰吾聞之凡詩之所謂風者多出於里巷歌謡之作所謂男女相與詠歌各言其情者也惟周南召南親被文王之化以成德而人皆有以得其性情之正故其發於言者樂而不過於淫哀而不及於傷是以二篇獨為風詩之正經自邶而下則其國之治亂不同人之

賢否亦異其所感而發者有邪正是非之不齊而所謂先王之風者於此焉變矣若夫雅頌之篇則皆成周之世朝廷郊廟樂歌之詞其語和而莊其義寛而密其作者往往聖人之徒固所以為萬世法程而不可易者也至於雅之變者亦皆一時賢人君子閔時病俗之所為而聖人取之其忠厚惻怛之心陳善閉邪之意猶非後世能言之士所能及之此詩之為經所以人事浹於下天道備於上而無一理之不具也曰然則其學之也當

奈何曰本之二南以求其端參之列國以盡其變正之於雅以大其規和之於頌以要其止此學詩之大旨也於是乎章句以綱之訓詁以紀之諷詠以昌之涵濡以體之察之情性隱微之間審之言行樞機之始則修身及家平均天下之道其亦不待他求而得之於此矣問者唯唯而退余時方輯詩傳因悉次是語以冠其篇云

呂氏家塾讀詩記後序　陳氏曰呂氏讀詩記三十二卷博采諸家存其名氏先列訓詁後陳文義意有所發明則別紀之然自公劉以後條例未竟學者惜之

誦後一段文須識得古人讀書用心矜慎不苟如此

詩自齊魯韓氏之說不得傳韓嬰孝文時博士作詩內外傳其語頗與齊魯閒殊隋止存外傳而天下之學者盡宗毛氏毛氏之學傳者亦衆陳氏曰有大毛公小毛公後漢儒林傳以為毛萇而王述之類王肅述毛而非鄭今皆不存則推衍其說者又獨鄭氏之箋而已鄭玄作詩箋正義云鄭于諸經皆言注獨詩言箋鄭遵毛學表明毛言故稱箋唐初諸儒為作疏義因訛踵陋百千萬言而不能有以出乎二氏之區域至於本朝劉侍讀歐陽公王丞相蘇黃門河南程氏皇祐中莆田劉宇有詩折衷二十卷歐陽修有詩本義十六卷熙寧中王安石有新經詩義三十卷蘇轍詩解二十卷橫渠張

氏始用已意有所發明雖其淺深得失有不能同然自是之後三百五篇之微詞奥義乃可得而尋繹葢不待講於齊魯韓氏之傳而學者已知詩之不專於毛鄭矣及其既久求者益多同異紛紜爭立門戸無復推讓祖述之意則學者無所適從而或反以為病今觀吕氏家塾之書兼總衆說巨細不遺挈領提綱首尾該貫既足以息夫同異之爭而其述作之體則雖融會通徹渾然若出於一家之言而一字之訓一字之義亦未嘗不謹

臣廷敬曰紫陽立論專有取乎不敢輕議前人自是偉人卓見

其說之所自及其斷以己意雖或超然出於前人意慮之表而謙讓退託未嘗敢有輕議前人之心也嗚呼如伯恭父者真可謂有意乎溫柔敦厚之教矣學者以是讀之則於可羣可怨之旨其庶幾乎雖然此書所謂朱氏者實熹少時淺陋之說而伯恭父誤有取焉其後歷時既久自知其說有所未安如雅鄭邪正之云者或不免有所更定則伯恭父反不能不置疑於其間熹竊惑之方將相與反復其說以求真是之歸而伯恭父已下世

矣嗚呼伯恭父已矣若熹之衰頹汩沒其勢又安能復有所進以獨決此論之是非乎伯恭父之弟子約既以是書授其兄之友丘侯宗卿而宗卿將為板本以傳永久且以書來屬熹序之熹不得辭也乃畧為之説因并附其所疑者以與四方同志之士共之而又以識予之悲恨云爾淳熙壬寅九月巳卯新安朱熹序

大學章句序

大學之書古之大學所以教人之法也蓋自天降生民

言必綜其要能
千載之下曠若

發矇

端調葛齋曰意格純古風旨流暢此雖先生加工着意之文然正自思勉皆忘渾然而得文章

則既莫不與之以仁義禮智之性矣然其氣質之稟或不能齊是以不能皆有以知其性之所有而全之也一有聰明睿知能盡其性者出於其間則天必命之以為億兆之君師使之治而教之以復其性此伏羲神農黃帝堯舜所以繼天立極而司徒之職典樂之官所繇設也三代之隆其法寖備然後王宮國都以及閭巷莫不有學人生八歲則自王公以下至於庶人之子弟皆入小學而教之以灑掃應對進退之節禮樂射御書數之

有決不能摹效者此篇是矣

文及其十有五年則自天子之元子衆子以至公卿大夫元士之適子與凡民之俊秀皆入大學而教之以窮理正心修己治人之道此又學校之教大小之節所以分也夫以學校之設其廣如此教之之術其次第節目之詳又如此而其所以為教則又皆本之人君躬行心得之餘不待求之民生日用彛倫之外是以當世之人無不學其學焉者無不有以知其性分之所固有職分之所當為而各俛焉以盡其力此古昔盛時所以治隆於

臣英曰大學一書為六經門戶由之者可以升堂入奥斯文直探其底蘊矣

上俗美於下而非後世之所能及也及周之衰賢聖之君不作學校之政不修教化陵夷風俗頹敗時則有若孔子之聖而不得君師之位以行其政教於是獨取先王之法誦而傳之以詔後世若曲禮少儀內則弟子職諸篇固小學之支流餘裔而此篇者則因小學之成功以著大學之明法外有以極其規模之大而內有以盡其節目之詳者也三千之徒葢莫不聞其說而曾氏之傳獨得其宗於是作為傳義以發其意及孟子沒而其

傳泯焉則其書雖存而知者鮮矣自是以來俗儒記誦詞章之習其功倍於小學而無用異端虛無寂滅之教其高過於大學而無實其他權謀術數一切以就功名之說與夫百家衆技之流所以惑世誣民充塞仁義者又紛然雜出乎其閒使其君子不幸而不得聞大道之要其小人不幸而不得蒙至治之澤晦盲否塞反覆沉痼以及五季之衰而壞亂極矣天運循環無往不復宋德隆盛治教休明於是河南程氏兩夫子出而有以接

臣士奇曰後人譏朱子顛倒大學古文又補格物篇以為僭且妄然而標舉微言開示來學其功偉矣

乎孟子之傳實始尊信此篇而表章之既又為之次其簡編發其歸趣然後古者大學教人之法聖經賢傳之指粲然復明於世雖以熹之不敏亦幸私淑而與有聞焉顧其為書猶頗放失是以忘其固陋采而輯之間亦竊附已意補其闕略以俟後之君子極知僭踰無所逃罪然於國家化民成俗之意學者修已治人之方則未必無小補云

中庸章句序

此書寔朱子所盡心一序溯原竟委大指已自櫜括

素菴商輅曰理宗對朱在言人主學問之要先鄉中庸序言之甚詳朕讀之不釋手恨不與之同時也

中庸何為而作也子思子憂道學之失其傳而作也蓋自上古聖神繼天立極而道統之傳有自來矣其見於經則允執厥中者堯之所以授舜也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執厥中者舜之所以授禹也堯之一言至矣盡矣而舜復益之以三言者則所以明夫堯之一言必如是而後可庶幾也蓋嘗論之心之虛靈知覺一而已矣而以為有人心道心之異者則以其或生於形氣之私或原於性命之正而所以為知覺者不同是以

端謂蔦槧曰此與大學序皆發伍經傳之言不可作文字讀也

或危殆而不安或微妙而難見耳然人莫不有是形故雖上智不能無人心亦莫不有是性故雖下愚不能無道心二者雜於方寸之間而不知所以治之則危者愈危微者愈微而天理之公卒無以勝夫人欲之私矣精則察夫二者之間而不雜也一則守其本心之正而不離也從事於斯無少間斷必使道心常為一身之主而人心每聽命焉則危者安微者著而動靜云為自無過不及之差矣夫堯舜禹天下之大聖也以天下相傳天

下之大事也以天下之大聖行天下之大事而其授受之際丁寧告戒不過如此則天下之理豈有以加於此哉自是以來聖聖相承若成湯文武之為君臯陶伊傅周台之為臣既皆以此而接夫道統之傳若吾夫子則雖不得其位而所以繼往聖開來學其功反有賢於堯舜者然當是時見而知之者惟顔氏曾氏之傳得其宗及曾氏之再傳而復得夫子之孫子思則去聖遠而異端起矣子思懼夫愈久而愈失其真也於是推本堯舜

臣杜訥曰推原印證字字精確已得全書之要領昔人許文謂如日月經天江河行地斯篇洵足當之

以來相傳之意質以平日所聞父師之言更互演繹作為此書以詔後之學者葢其憂之也深故其言之也切其慮之也遠故其説之也詳其曰天命率性則道心之謂也其曰擇善固執則精一之謂也其曰君子時中則執中之謂也世之相後千有餘年而其言之不異如合符節歷選前聖之書所以提挈綱維開示藴奥未有若是其明且盡者也自是而又再傳以得孟氏為能推明是書以承先聖之統及其没而遂失其傳焉則吾道之

所寄不越乎言語文字之間而異端之說日新月盛以至老佛之徒出則彌近理而大亂真矣然而尚幸此書之不泯故程夫子兄弟者出得有所考以續夫千載不傳之緒得有所據以斥夫二家似是之非蓋子思之功於是為大而微程夫子則亦莫能因其語而得其心也惜乎其所以為說者不傳而凡石氏之所輯録石子重有集解僅出於其門人之所記是以大義雖明而微言未析至其門人所自為說則雖頗詳盡而多所發明然倍其師

說而淫於老佛者亦有之矣熹自蚤歲即嘗受讀而竊疑之沉潛反復葢亦有年一旦怳然似有以得其要領者然後乃敢會衆說而折其中既為定著章句一篇以竢後之君子而一二同志復取石氏書删其繁亂名以輯略且記所嘗論辯取舍之意別為或問以附其後然後此書之㫖支分節解脉絡貫通詳略相因巨細畢舉而凡諸說之同異得失亦得以曲暢旁通而各極其趣雖於道統之傳不敢妄議然初學之士或有取焉則亦

重教職足以警師儒

歸調葛魯曰學校人才之本也

庶乎行遠升高之一助云爾

漳州教授廳壁記

教授之為職其可謂難矣惟自任重而不苟者知之其以為易而無難者則苟道也何也曰教授者以天子之命教其邦人凡邦之士廩食縣官而充弟子員者多至五六百餘少不下百十數皆惟教授者是師其必有以率厲化服之使躬問學蹈繩渠出入不悖所聞然後為稱此非反之身而何以哉是可不謂難矣乎不特此爾

豈可為投老食貧之地

又當嚴先聖先師之典祀領護廟學而守其圖書服器之藏其體至重下至金穀出納之纖悉亦皆獨任之嗚呼是亦難矣然凡仕於今者無大小莫不有所臨制總攝其任無劇易必皆具文書使可覆視是以雖甚弛者有所難而不敢肆獨教授官雖有統若其任之本諸身者則非簿書期會之所能察至其具於有司而可考者上之人又以其儒官優容之雖有不合不問以是為便故今之仕者反利焉而喜為之而孰知所以克其任者

勤純

如彼其難哉故曰惟自任重而不苟者知之其以為易而無難者則苟道也予嘗以事至漳其教授陳君與予有故館予於其寓直之舍因得盡觀陳君所施於學者予謂若陳君則可謂知其難矣時陳君方將刻前人名氏於壁屬予記予辭謝不能者再三既不得命乃退而書其所聞見如此以為記且以勵後之君子云爾紹興二十六年七月甲子新安朱熹記

轉運司蠲免鹽錢記

宣上德辭令溫

皇帝陛下臨御之五年朝廷清明衆職修理乃眷南顧
閔茲遠黎某月詔以太常少卿臣某為福建轉運副使
而付以鹽筴使訪其利病以聞臣某既承詔奔走即事
則與判官臣某爰暨屬寮博詢審訂具以條奏越明年
春遂有旨免本道屬州縣逋負鹽課之緡錢九十七萬
又詔歲入鈔鹽緡錢二十二萬者其罷之而使漕司歲
以緡錢七萬補經費之闕臣某承命懽喜北向頓首言
福建鹽法之弊久矣臣等問諸故府竊見祖宗盛時本

道鹽息歲入緡錢十萬而三分之以其一予漕司佐州縣用度且市貢金其二為鈔法則商人歲輸京師者為錢六萬六千有竒而已其後鈔法中弛浮議交煽因盡以委漕司而增其額於是綱運猥并鹽溲不時而民始受弊中間葢嘗減損然什不能去其三又他用之取具於鹽者亦且數倍舊制顧以歲出有常因不敢議至州縣或不能供又不得以時蠲除新故相仍轉相督趣重為民病歷年兹多今乃幸遇陛下仁聖儉慈不遺遐遠

臣乾學曰立言有體而詞理典則亦漢京之遺

旣幸聽愚臣言而又推之以及其所未言者蓋德音再下而鈔額復祖宗之舊逋負捐累歲之積使州縣之吏無所旁緣以漁獵其民民得休息恩澤隆厚不可勝量臣等駑鈍不材奉使無狀乃幸得奉承聖詔以布乎下誠歡誠喜敢不悉力究宣謹察所部無或不虔以稱明命猶懼不稱無以昭示永久則取尚書所下詔旨刻石臺門以諗來者而竊敬識其下方如此又惟陛下躬德神聖天運日新其約已厚民之心終日乾乾有進無已

記堂室耳而必溯父師之教叙為學之本乃純乎義理之文

竊計經制大定上下與足益可以日月期矣然則臣等前日所不敢議者且將復有望焉敢昧萬死并記其說而俯伏以俟乾道四年三月

名堂室記

紫陽山在徽州里嘗有隱君子居焉今其上有老子祠先君子故家婺源朱子高祖振曾祖絢祖森父松世居婺源縣萬年鄉松巖里松號韋齋少而學于郡學因往遊而樂之既來閩中韋齋因仕入閩寓崇安縣後從居建陽之考亭思之獨不置故嘗以紫陽書堂者刻其印章

臣
𤦺敬曰叙次
歴落法則整嚴

葢其意未嘗一日而忘歸也旣而卒不能歸將没始命其孤熹來居潭溪之上潭溪在崇安其上有屏山見劉屏山墓表今三十年矣貧病苟活旣不能反其故鄉又不能大其閭閻以奉先祀然不敢忘先君子之志敬以印章所刻牓其所居之廳事庶幾所謂樂樂其所自生禮不忘其本者後世猶有考焉先君子又每自病其卞急害道尉尤溪時韋齋政和八年同上舍出身授建州政和縣尉丁外艱服除改南劒州尤溪縣尉監泉州石井鎮建炎四年生子熹于尤溪官舍嘗取古人佩韋之義牓其廳事東偏之室曰韋齋

以燕處而讀書焉延平羅公先生仲素實記之而沙陽曹君令德又為之銘官署中更盜火無復遺跡近歲熹之交石君子重知縣事始復腐焉且刻記銘于石以示後來熹惟先君子之志不可以不傳于家而熹之躁迫滋甚尤不可以忘先人之戒則又取而揭之于寢以自鞭策且示子孫葢廳事寢堂家之正處今皆以先君子之命命之嗚呼熹其敢不夙興夜寢陟降在玆無或不虔以忝先訓晦堂者熹居之所也熹生十有四年而先

臣士奇曰質實無華達意而止其中屏山命字祝辭最為敷腴有味

君子棄諸孤遺命來學于籍溪胡公先生草堂屏山二劉先生之門籍溪先生胡原仲憲也草堂先生劉致中勉之也屏山先生劉彦沖子翬也三公皆崇安人朱子奉遺命卜居以此憲以薦舉歷官秘書省正字言金必敗盟疏上即乞身奉祠勉之居白水亦被薦值秦檜柄國不起子翬忠顯公韐之次子以父任歷官通判興化軍乞歸先生飲食教誨之皆無不至而屏山獨嘗字而祝之曰朱子年弱冠屏山字之曰元晦木晦于根春容曄敷人晦于身神明內腴後事延平李公先生先生名侗字愿中劒浦人學于豫章羅從彦得河洛之傳先生所以教熹者葢不異乎三先生之說而其所謂晦者則猶屏山之志

也熹惟不能踐修服行是以顛沛今乃以是名堂（後朱子又嘗作精舍于雲谷蘆山之巔曰晦菴見雲谷記）以示不敢忘諸先生之教且志吾晦而自今以始請得復從事于斯焉堂旁兩夾室暇日黙坐讀書其間名其左曰敬齋右曰義齋蓋熹嘗讀易而得其兩言曰敬以直內義以方外以為為學之要無以易此而未知其所以用力之方也及讀中庸見其所論修道之教而必以戒慎恐懼為始然後得夫所以持敬之本又讀大學見其所論明德之序而必以格物

致知為先然後得夫所以明義之端既而觀夫二者之功一動一靜交相為用又有合乎周子太極之論然後又知天下之理幽明鉅細遠近淺深無不貫乎一者樂而玩之固足以終吾身而不厭又何暇乎外慕哉因以敬義云者名吾二齋且歷敘所以名夫堂室之意以見熹之所以受命于父師與其區區講學之所逮聞者如此書之屋壁出入觀省以自詔云

衢州江山縣學記

前幅褒美後義更
進一層

建安熊君可量為衢之江山尉始至以故事見于先聖先師之廟視其屋皆壞漏弗支而禮殿為尤甚因問其學校之政則廢墜不修又已數十年矣于是俯仰嘆息退而以告于其長湯君悅請得任其事而一新焉湯君以為然予錢五萬曰以是經其始熊君則徧以語于邑人之宦學者久之乃得錢五十萬遂以今年正月癸丑始事首作大成之殿踰月訖工棟宇崇麗貌象顯嚴位序丹青應圖合禮熊君既以復于其長合羣吏率諸生

臣熙曰作尉能以興學為務其賢可知記文既叙褎事之勤因為推明立教大旨君子樂與人為善固當如此

而釋菜焉則又振其餘財以究厥事列置門棘扁以奎文生師之舍亦葺其舊于是熊君乃復揖諸生而進之使程其業以相次第官居廩食絃誦以時邑人有識者皆嗟嘆之以為尉本以逐捕盜賊為官苟食焉而不曠其事則亦足矣廟學興廢豈其課之所急哉而熊君乃能及是是其志與材為何如耶熹時適以事過邑聞其言則以語熊君曰吾子之為是役則善矣而子之所以為教則吾所不得而聞也抑先聖之言有之古之學者

切化
西

為己今之學者為人二者之分實人材風俗盛衰厚薄之所繫而為教者不可以不審焉者也顧予不足以議此予之邑故有儒先曰徐公誠叟者受業程氏之門人學與行高講道于家弟子自遠而至者常以百數其去今未遠也吾意大山長谷之中隘巷窮閻之下必有獨得其傳而深藏不市者為我訪而問焉則必有以審乎此而知所以為教之方矣熊君謝曰走則敬聞命矣然此意也不可使是邑之人無傳焉願卒請文以識兹役

安不浮有資教

而并列之熹不得而辭也因悉記其事且書其說如此俾刻焉既以勵熊君且以視其徒又以告凡後之為師弟子而食于此者使知所以自擇云爾淳熙三年秋七月丙辰新安朱熹記

静江府學記

古者聖王設為學校以教其民由家及國大小有序使其民無不入乎其中而受學焉而其所以教之之具則皆因其天賦之秉彝而為之品節以開導而勸勉之使

一定敬曰和雅
一音如聞韶濩

其明諸心修諸身行于父子兄弟夫婦朋友之間而推之以達乎君臣上下人民事物之際必無不盡其分焉者及其學者既成則又與其賢且能者寘之列位是以當是之時理義休明風俗醇厚而公卿大夫列士之選無不得其人焉此先王學校之官所以為政事之本道德之歸而不可以一日廢焉者也至于後世學校之設雖或不異乎先王之時然其師之所以教弟子之所以學則皆忘本逐末以懷利去義而無復先王之意以故

學校之名雖在而其實不舉其效至于風俗日敝人材日衰雖以漢唐之盛隆而無以彷彿乎三代之叔季然猶莫有察其所以然者顧遂以學校為虛文而無所與于道德政理之實于是為士者求道于老子釋氏之門為吏者責治乎簿書期會之最蓋學校之僅存而不至于遂廢者亦無幾耳乃者聖上慨然悶其如此親屈鑾輅臨幸學宮發詔諸生勵之以為君子之儒而無慕乎人爵者德意既甚美矣而静江守臣廣漢張侯栻適以

斯時一新其府之學亦既畢事則命其屬具圖與書使人于武夷山間謁熹文以記之顧非其人欲謝不敢而惟侯之意不可以虛辱乃按圖考書以訂其事則皆曰靜江之學自唐觀察使隴西李侯昌夔始立于牙城之西北其後又徙于東南歷時既久士以卑痺堙鬱為病有宋乾道三年知府事延平張侯維乃撤而遷之始安故郡之墟葢其地自郡廢而為浮屠之室者三始議易置而部使者有惑異教持不可者既乃僅得其一遂因

故材而亟徙焉以故規模褊陋復易摧圮至于今侯然後乃得并斥左右佛舍置它所度材鳩匠合其地而一新焉殿閣崇邃堂序廣深師生之舍環列廡外耽耽翼翼不侈不陋于其為諸侯之學所以布宣天子之命教者甚實宜稱熹于是喟然起而嘆曰夫遠非鬼崇本教以侈前人之功侯之為是則既可書已抑熹聞之侯之所以教于是者莫非明義反本以遵先王斆學之遺意而欲使其學者皆知所以不慕人爵為君子儒如明詔

之所謂者則其可書又豈徒以一時興作之盛為功哉故特具論其指意所出者為詳而并書其本末如此以告來者侯字敬夫丞相魏忠獻公之嗣子其學近推程氏以達于孔孟治已教人一以居敬為主明理為先甞以左司副郎侍講禁中既而出臨此邦以幸遠民其論說政教皆有明法然則士之學於是者亦可謂得師矣其亦無疑于侯之所以教者而相與盡其心哉淳熙四年冬十有一月己未日南至新安朱熹記

俯仰流連極一唱三嘆之致

江陵府曲江樓記

廣漢張侯敬夫守荆州之明年歲豐人和幕府無事顧嘗病其學門之外即阻高墉無以宣暢鬱湮導迎清曠乃直其南鑿門通道以臨白河而取旁近廢門舊額以榜之且為樓觀以表其上敬夫一日與客往而登焉則大江重湖縈紆渺瀰一目千里而西陵諸山空濛晻靄又皆隱見出没于雲空烟水之外敬夫于是顧而嘆曰此亦曲江公所謂江陵郡城南樓者耶舊有南樓張九齡以爭牛仙客

臣乾學曰讀此文覽江山臨觀俯仰憑弔千載如畫不知文生

事貶荆州刺史甞登此樓飲酒賦詩昔公去相而守于此其平居暇日登臨賦詠葢皆翛然有出塵之想至其傷時感事寤嘆殷憂則其心未甞一日不在于朝廷而汲汲然惟恐其道之終不行也於戲嗟夫乃書其扁曰曲江之樓而以書來屬予記之時予方守南康疾病侵陵求去不獲讀敬夫之書而知兹樓之勝思得一與敬夫相從遊于其上瞻眺江山覽觀形制按楚漢以來成敗興亡之效而考其所以然者然後舉酒相屬以詠張公之詩而想見其

情情生文也

人于千載之上庶有以慰夙心者顧乃千里相望邈不可得則又未嘗不矯首西悲而喟然發嘆也抑嘗思之張公遠矣其一時之事雖唐之治亂所以分者顧亦何預乎後之人而讀其書者未嘗不為之掩卷太息也是則是非邪正之實乃天理之固然而人心之不可已者是以雖曠百世而相感使人憂悲愉懌勃然于胸中怳若親見其人而真聞其語者是豈有古今彼此之間而亦孰使之然哉詩曰天生烝民有物有則民之秉彛好

教養以立言用
特為淵厚

是懿德登此樓者于此亦可以反諸身而自得之矣予于此樓既未得往寓目焉無以寫其山川風景朝暮四時之變如范公之書岳陽也（范仲淹有岳陽樓記）獨次第敬夫本語而附以予之所感者如此後有君子得以覽觀焉淳熙已亥十有一月巳巳日南至新安朱熹記

建寧府崇安縣學田記

崇安縣故有學而無田遭大夫之賢而有意于教事者乃能縮取他費之贏以供養士之費其或有故而不能

端調嵩鼎曰學宮碑記文字最難如此不板重者

繼則諸生無所仰食而往往散去以是殿堂傾圮齋館蕪廢率常更十數年乃一聞弦誦之聲然又不一二歳輒罷去淳熙七年今知縣事趙侯始至而有志焉既葺其宮廬之廢壞而一新之則又圖所以為飲食久遠之計者而未知所出也一日視境内浮屠之籍其絶不繼者凡五曰中山曰白雲曰鳳林曰聖歷曰既歷而其田不耕者以畝計凡若干乃喟然而嘆曰吾知所以處之矣于是悉取而歸之于學歳入租米二百二十斛而士

之肄業焉者得以優游卒歲而無乏絶之慮既而學之羣士十餘人相與走予所居之山間請文以記其事曰不則懼夫後之君子莫知其所始而或至于廢壞也予惟三代盛時自家以達于天子諸侯之國莫不有學而自天子之元子以至于士庶人之子莫不入焉則其士之廩于學官者宜數十倍于今日而考之禮典未有言其費出之所自者豈當時為士者其家各以受田而其入學也有時故得以自食其食而不仰給于縣官也歟

臣英曰經畫周詳得古人既富方穀之義

至漢元成間乃謂孔子布衣養徒三千而增學官弟子至不復限以員數其後遂以用度不足無以給之而至于罷夫謂三千人者聚而食于孔子之家則已妄矣然養士之需至以天下之力奉之而不足則亦豈可不謂難哉葢自周衰田不井授人無常産而為士者厄于貧反不得與為農工商者齒上之人乃欲聚而教之則彼又安能終歲裹飯而學于我是以其費雖多而或取之經常之外勢固有所不得已也況今浮屠氏之說亂君

臣之禮絶父子之親淫誣鄙詐以敺誘一世之人而納之于禽獸之域固先王之法之所必誅而不以聽者也顧乃肆然蔓衍于中國豐屋連甍良疇接畛以安且飽而莫之或禁是雖盡逐其人奪其所據而悉歸之學使吾徒之學為忠孝者得以無營于外而益進其業猶恐未足以勝其邪説況其荒墜蕪絶偶自至此又欲封植而永久之乎趙侯取之可謂務一而兩得矣故特為之記其本末與其指意所出者如此以示後之君子且以

詳引古制稱述地
德從來無此典核

警夫學之諸生使益用力乎予之所謂忠且孝者職其事者又當謹其出內于簿書之外而無偷合之私焉則庶其無負乎趙侯之教矣趙侯名某材甚高聽訟理財皆辦其課又有餘力以及此諸使者方上其治行于朝云

鄂州社稷壇記

淳熙十年春朝奉郎知鄂州事新安羅侯願以書來曰吾州羣祀之壇始在中軍寨去年秋通守清江劉君清

之至而往謁焉視其地褊迫洿下燎瘞無所不稱藩國
欽崇命祀之意且念比年郡多水旱札瘥之變意其咎
或在是則言于州請得度地更置如律令已而劉君行
州事遂以屬録事叅軍周明仲行視得城東黄鶴山下
廢營地一區東西十大南北倍差按政和五禮畫為四
壇而屬其役事于兵馬監押趙伯烜作治未半而顧適
承乏又屬都監王椿董之以速其成焉某月壇成東社
西稷居前東風伯西雨雷師居後少卻壇皆三成有壝

壝四門前二壇趾皆方二丈五尺崇尺二寸後二壇趾皆方一丈六尺五寸崇八寸其再成方面皆殺尺崇四分而去一三成方殺如之而崇不復殺前二壝皆方四丈二尺門六尺間丈五尺後二壝皆方二丈八尺門五尺間四丈九尺其崇皆四尺社有主崇二尺五寸方尺剡其上倍其下半石也南五丈為門三間北二丈有奇為齋廬五間繚以重垣甃以堅甓而植以三代之所宜木亦既揀時日屬僚吏修祝號以告于神而安之矣則

臣杜訥曰按据
興禮剖義明詳
後復推拓言之
迴覺關係鄭重
其文瀾壯濶猶
餘事耳

又與劉君謀以吾子之嘗學于禮也是以顧請文以記
之俾後人之勿壞也熹按社實山林川澤丘陵墳衍原
隰五土之祇而后土勾龍氏其配也稷則專為原隰之
祇能生五穀者而后稷周棄氏其配也風師箕也雨師
畢也是皆著于周禮領于大宗伯之官唯社稷自天子
之都至于國里通得祭而風雨之神則自唐以來諸郡
始得祀焉至于雷神則又唐制所與雨師同壇共牲而
祀者也國朝禮文大抵多襲唐故故今郡國祀典自先

聖先師之外唯是五者葢以為二氣之良能天地之功用流行于覆載之間以育萬物而民生賴焉者其德惟此為尤盛是以于其壇壝時日之制牲幣器服之品降登饋奠之節莫不參訂討論著之禮象頒下郡國藏于禮官有司歲舉行之而郡刺史又當以時循行察其不如法者葢有國家者所以昭事明神祈以降祥錫福于下其勤如此顧今之為吏者所知不過簿書期會之間否則觴豆舞歌相與放焉而不知反其所敬畏崇飾而

神事之者非老子釋氏之祠則妖妄淫昏之鬼而已其于先王之制國家之典所以治人事神者曷嘗有槩于其心哉嗚呼人心之不正風俗之不厚年穀之不登民生之不遂其不亦以此歟今羅侯之與劉君乃能相與汲汲乎此非學古愛民之志卓然有見乎流俗見聞之表其孰能之顧雖不文不足以記事實垂久遠然二君子過以為嘗從俎豆之事不遠千里而屬筆焉其得辭之乎因為書之使以刻于麗牲之石後有君子得以覽

馬羅侯方與劉君相率勸學助農甚力劉君又嘗請于前守李侯棫禁境内無得奉大洪山淫祠者其于教民善俗之事力所可為無有不盡其心也十一年春正月甲辰具位新安朱熹記

婺州金華縣社倉記

淳熙二年東萊呂伯恭父自婺州來訪予于屏山之下屏山在崇安朱子所居也乾道初朱子以薦為樞密院編修官待次尋奉内諱遂家居不起淳熙二年呂東萊祖謙來訪共編次近思錄已又送東萊至廣信遂與陸子靜兄弟講學于鵝湖東萊年譜云淳熙二年四月如

靜軒周禮曰觀文公社倉之法真通百世而無弊者也

編調葛鼎曰論王氏青苗之失誠為確見火中賓主相形起伏收束立格極工

武夷訪朱編修元晦蓋朱子是時提舉武夷沖祐觀也武夷亦屬崇安觀于社倉發斂之政喟然嘆曰此周官委積之法隋唐義廩之制也然子之穀取之有司而諸公之賢不易遭也吾將歸而屬諸鄉人士友相與糾合而經營之使閭里有賑恤之儲而公家無龠合之費不又愈乎然伯恭父既歸即登朝廷輿病還家又不三年而卒淳熙三年祖謙除秘書郎兼實錄院檢討官修徽宗實錄十月至臨安六年感末疾扶持就輿歸淳熙八年七月卒遂不果為其卒之年浙東果大饑予因得備數推擇奉行荒政朱子以宰相王淮薦提舉常平茶鹽

按行至婺則婺之人狼狽轉死者已籍籍矣予因竊歎以為向使伯恭父之志得行必無今日之患旣而尚書下予所奏社倉事于諸道朱子在浙東上言臣所居崇安縣開耀鄉有社倉一所係乾道四年民閒缺食熹請于府得常平米六百石以貸夏受粟于倉冬則計米加息二斗以償自後隨年斂散歉蠲其息之半大饑則盡蠲之凡四十年以原米六百石還府見儲米三千一百石以為社倉不復收息每石止收耗米三升以備折閱因此一鄉四十五里閒遇歉年民不缺食詔下其法于諸路按此即東萊所觀之社倉也乃朱子請于知府徐嘉而立之與鄉人朝奉郎劉如愚共主出納者其法以十家為甲甲推一人為首五十家立一社首凡有稅糧人戶衣食不缺者及逃軍無行之士皆不入甲即貧而不願入甲者亦聽之甲中人

臣乾學曰青苗社倉之異同言之鑿鑿使沮撓者不得以藉口

戶備録其大小口貸米時大口一石小口五斗五歲以下者不與縣官與鄉官同主其斂散有富家情願出米作本者亦從其便　募民有欲為者聽之民葢多慕從者而未幾予亦罷歸又不果有所為也是時伯恭父之門人潘君叔度感其事而深有意焉且念其家自先大夫時已務賑恤樂施予歲捐金帛不勝計矣而獨不及聞于此也于是慨然白其大人出家穀五百斛者為之金華縣婺女鄉安期里之四十有一都斂散以時規畫詳備一都之人賴之而其積之厚而施之廣葢未已也一日以書

虛懐平論安石有知亦當心折於地下

來曰此吾父師之志母兄之恵而吾子之所建雖予幸克成之然世俗不能不以為疑也子其可不為我一言以解之乎予惟有生之類莫非同體惟君子為無有我之私以害之故其愛人利物之心為無窮特窮而在下則禹稷之事有非其分之所得為者然苟其家之有餘而推之以予鄰里鄉黨則固吾聖人之所許而未有害于不出其位之戒也況叔度之為此特因其墳廬之所在而近及乎十保之間以成先志以悅親心以順師指

臣士奇曰救災脩急之道通糴平價之方皆任於此非青苗法可比也宜諸儒先後鼓舞必圖舉行

且前乎此者又已嘗有天子之命于四方矣而何不可之有哉抑凡世俗之所以病乎此者不過以王氏之青苗為說耳以予觀于前賢之論而以今日之事驗之則青苗者其立法之本意固未為不善也但其給之也以金而不以穀其處之也以縣而不以鄉其職之也以官吏而不以鄉人士君子其行之也以聚斂亟疾之意而不以慘怛惠利之心是以王氏之能以行于一邑而不能以行于天下子程子嘗極論之而卒不免于悔其已

甚而有激也予既不得辭于叔度之請是以詳著其本末而又附以此意發人益多叔度同門之士必有能觀叔度所為之善而無疑于青苗之說者焉則庶幾乎其有以廣夫君師之澤而使環地千里永無捐瘠之民矣豈不又甚美哉叔度名景憲與伯恭父同年進士年又長而屈首受學無難色師歿守其說不懈益虔于書無不讀蓋深有志于當世然以資峭直自度不能隨世俯仰故自中年不復求仕而獨于此為拳拳也

砥俗式浮言重曷
呂

臣廷敬曰沉邃
精實不可磨滅

衡州石鼓書院記

衡州石鼓山據蒸湘之會石鼓山在城東三里有東巖西谿朱陵後洞水經注曰臨蒸縣有石鼓高六尺湘水所逕鼓鳴則有兵革之事郡國志蒸陽俯臨蒸水其氣如蒸故名江流環帶最為一郡佳處故有書院起唐元和間州人李寬之所為至國初時嘗賜勅額其後乃復稍徙而東以為州學則書院之跡于此遂廢而不復修矣淳熙十二年部使者東陽潘侯時德夫始因舊址列屋數間牓以故額將以俟四方之士有志于學而不屑于課試之業者居

之未竟而去今使者成都宋侯若水子淵又因其故而益廣之别建重屋以奉先聖先師之像且摹國子監及本道諸州印書若干種若干卷而俾郡縣擇遺修士以克入之鹽連帥林侯栗𡧍黃中福清人時為直寶文閣廣南西路轉運判官改知潭州諸使者蘇侯詡管侯鑑衡守薛侯伯宣皆奉金齎割公田以佐其役踰年而後落其成焉于是宋侯以書來曰願記其實以詔後人且有以幸教其學者則所望也予惟前代庠序之教不修士病無所于學往往相與擇勝

地立精舍以為羣居講習之所而為政者乃或就而襃表之若此山若嶽麓若白鹿洞之類是也逮至本朝慶歷熙寧之盛學校之官遂徧天下而前日處士之廬無所用則其舊迹之蕪廢亦其勢然也不有好古圖舊之賢孰能謹而存之哉抑今郡縣之學官置博士弟子員皆未嘗考其德行道藝之素其所授受又皆世俗之書進取之業使人見利而不見義士之有志于為已者盍言之是以嘗欲别求燕閒清曠之地以共講其所聞

而不可得此二公所以慨然發憤于斯役而不敢憚其煩葢非獨不忍其舊迹之蕪廢而已也故特為之記其本末以告來者使知二公之志所以然者而毋以今日學校科舉之意亂焉又以風曉在位使知今日學校科舉之教其害將有不可勝言者不可以是為適然而莫之救也若諸生之所以學而非若今人之所謂則昔者吾友張子敬夫所以記夫嶽麓者語之詳矣顧于下學之功有所未究是以誦其言者不知所以從事之方而

不取新竒而文氣自踈逵動人

無以蹈其實然今亦何以他求為哉亦曰養其全于未發之前察其幾于將發之際善則擴而充之惡則克而去之其如此而已矣又何俟予言哉十四年丁未歲夏四月朔新安朱熹記

福州州學經史閣記

福州之學在東南為最盛弟子員常數百人比年以來教養無法師生相視漠然如路人以故風俗日衰士氣不作長老憂之而不能有以救也紹熙四年今教授臨

邛常君濬孫始至既日進諸生而告之以古昔聖賢斅
學之意又為之飭厨饌葺齋館以寧其居然後謹其出
入之防嚴其課試之法朝夕其間訓誘不倦于是學者
競勸始知常君之為吾師而常君之視諸生亦閔閔焉
唯恐其不能自勉以進于學也故嘗慮其無書可讀而
業將病于不廣則又為之益置書史合舊為若干卷度
故御書閣之後更為重屋以藏之而以書來請記其事
且致其諸生之意曰願有以教之也予惟古之學者無

他明德新民求各止于至善而已夫其所明之德所止之善豈有待于外求哉識其在我而敬以存之其亦可矣其所以必曰讀書云者則以天地陰陽事物之理修身事親齊家及國以至于平治天下之道與凡聖賢之言行古今之得失禮學之名數下而至于食貨之源流兵刑之法制是亦莫非吾之度内有不可得而精粗者若非考諸載籍之文沈潛參伍以求其故則亦無以明夫明德體用之全而止其至善精微之極也然自聖學

端謂葛𥂁曰書多而理愈昧事勤而心愈放真溯源窮本之言使人讀而知警

不傳世之為士者不知學之有本而惟書之讀則其所以求于書不越乎記誦訓詁文詞之間以釣聲名干祿利而已是以天下之書愈多而理愈昧學者之事愈勤而心愈放詞章愈麗論議愈高而其德業事功之實愈無以逮乎古人然非書之罪也讀者不知學之有本而無以為之地也今觀常君之為教既開之以古人數學之意而後為之儲書以博其問辨之趣建閣以致其奉守之嚴則亦庶乎本末之有序矣予雖有言又何以加

此　而　洵　收

臣熙曰讀書將以窮理致用然非主敬存心則無以立多聞建事之本朱熹舉所得以告人宜其言之親切而有味也

于此哉然無已而有一焉則亦曰姑使二三子者知夫為學之本有無待于外求者而因以致其操存持守之力使吾方寸之間清明純一真有以為讀書之地而後宏其規密其度循其先後本末之序以大玩乎閣中之藏則夫天下之理其必有以盡其纖悉而一以貫之異時所以措諸事業者亦將有本而無窮矣因序其事而并書以遺之二三子其勉之哉凡閣之役始于慶元初元五月辛丑而成于七月之戊戌材甓傭食之費為錢

議本程子之意益發其所未備可以得真才而賓效矣

四百萬有奇則常君既率其屬輸俸入以首事而帥守詹侯體仁使者趙侯像之許侯知新咸有以資之至于旁郡之守趙侯伯瓚十二邑之長陳君琟等亦以其力來助而董其役者學之選士楊誠中張安仁蕭孔昭也

學校貢舉私議

古者學校選舉之法始于鄉黨而達于國都教之以德行道藝而興其賢者能者蓋其所以居之者無異處所以官之者無異術所以取之者無異路是以士有定志

端謂葛縣曰明識律論上下千古無有過之者

而無外慕蚤夜孜孜惟懼德業之不修而不憂爵禄之未至夫子所謂言寡尤行寡悔禄在其中孟子所謂修其天爵而人爵從之葢謂此也若夫三代之教藝為最下然皆猶有實用而不可闕其為法度之密又足以為治心養氣之助而進于道德之歸此古之為法所以能成人材而厚風俗濟世務而興太平也今之為法不然雖有鄉舉而其取人之額不均（宋取士自州縣發解惟開封解額獨優士子多冒畿縣戶）又設太學利誘之一途（紹興間太學升上舍者皆直赴廷對）監試漕

端調葛勵曰知之明辨之確展讀一過如沃氷雪

試附試詐冒之捷徑建炎初念士人不能至行在令試于諸道提刑轉運司許直赴廷試紹興初又詔京畿京東西河北陝西淮南士人轉徙東南者令于寓户州軍附試此漕試附試之始也紹興十二年立同文館試凡居行在去本貫千里以上許附試于國子監此監試之始也三者皆有詐冒相沿為捷徑以啟其奔趨流浪之意其所以教者既不本于德行之實而所謂藝者又皆無用之空言至于甚弊則其所謂空言者又皆怪妄無稽宋試以詩賦論策帖經仁宗時即病其怪妄歐陽修稍正之後用王氏新經又禁程氏專門之學叛道益甚而適足以敗壞學者之心志是以人材日衰風俗日薄朝廷州縣每有一事之可疑則

臣廷敬曰斟酌古今獨抒弘議後之論科舉之制者咸祖述焉

公卿大夫官人百吏愕眙相顧而不知所出是亦可驗其為教之得失矣而議者不知其病源之所在反以程試文字之不工為患而唱為混補之說光宗紹熙間詔國子監試中上等比類諸州待補中選之額放以益其弊或者知其不補一次宗寧初始令兩行混補

可又欲斟酌舉行崇寧州縣三舍之法宋時凡學皆隸國子監國子生以京朝七品上子孫為之太學生以八品下子孫及庶民之俊異者為之元豐中始行三舍法自諸州試補外舍考其行藝序升內舍上舍皆號太學生上舍之上等取旨授官中等以俟殿試下等以俟省試崇寧元年命天下州郡並置學縣學生考選升州州學生三年一貢太學崇寧三年以貢士盛集作辟雍于國門外以處外

舍生而太學專處上舍内舍生士初貢至皆入辟雍以次升進遂詔取士悉由學校罷州郡發解及禮部試

而使歲貢選士于太學其説雖若賢于混補之云然果行此則士之求入乎州學者必衆而今州郡之學錢糧有限將廣其額則食不足將仍其舊則其勢之偏選之艱而塗之狹又將有甚于前日之解額少而無所容也正使有以處之然使游其間者較計得失于旦暮錙銖之間不得寧息是又不唯無益而損莫大焉亦非計之得也葢嘗思之必欲乘時改制以漸復先王之舊而善

臣乾學曰罷詞賦之學塞利祿之塗而加以分年治經之法大儒建白粹然一出於正與明道熙寧學校取士之議意指畧同

今日之俗則必如明道先生熙寧之議然後可以大正其本而盡革其末流之弊如曰未暇則莫若且均諸州之解額以定其志立德行之科以厚其本罷去詞賦而分諸經子史時務之年以齊其業又使治經者必守家法命題者必依章句答義者必通貫經文條舉衆說而斷以己意學校則遴選實有道德之人使專教導以求實學之士裁減解額舍選謬濫之恩以塞利誘之塗孝宗時太學生過有期親任清要官吏為國子生清要官得牒送子弟作待補國子此謬濫之恩也至于制

明快透悉總欲學者實地加功

科詞科武舉之屬宋時制舉無常科以待天下之才傑又有博學宏詞科亦皆究其利病而頗更其制則有定志而無奔競之風有實行而無空言之弊有實學而無不可用之材矣此其大略也其詳則繼此而遂陳之

觀心說

或問佛者有觀心說然乎曰夫心者人之所以主乎身者也一而不二者也為主而不為客者也命物而不命于物者也故以心觀物則物之理得今復有物以返觀

乎心則是此心之外復有一心而能管乎此心也然則所謂心者為一耶為二耶為主耶為客耶為命物者耶為命于物者耶此亦不待較而審其言之謬矣或者曰若子之言則聖賢所謂精一所謂操存所謂盡心知性存心養性所謂見其參于前而倚于衡者皆何謂哉應之曰此言之相似而不同正苗莠朱紫之間而學者之所當辨者也夫謂人心之危者人欲之萌也道心之微者天理之奥也心則一也以正不正而異其名耳惟精

惟一則居其正而審其差者也絀其異而反其同者也能如是則信執其中而無過不及之偏矣非以道為一心人為一心而又有一心以精一之也夫謂操而存者非以彼操此而存之也舍而亡者非以彼舍此而亡之也心而自操則亡者存舍而不操則存者亡耳然而操之也亦曰不使旦晝之所為得以梏亡其仁義之良心云爾非塊然兀坐以守其炯然不用之知覺而謂之操存也若盡心云者則格物窮理廓然貫通而有以極夫

臣英曰紫陽之學以踐履篤實為要以致知格物為本此文乃其探源尋委與二氏相別處

心之所具之理也存心云者則敬以直內義以方外若前所謂精一操存之道也故盡其心而可以知性知天以其體之不蔽而有以究夫理之自然也存心而可以養性事天以其體之不失而有以順夫理之自然也是豈以心盡心以心存心如兩物之相持而不相舍哉若參前倚衡之云者則為忠信篤敬而發也蓋曰忠信篤敬不忘乎心則無所適而不見其在是云爾亦非有以見夫心之謂也且身在此而心參于前身在輿而心倚

于衡是果何理也耶大抵聖人之學本心以窮理而順理以應物如身使臂如臂使指其道夷而通其居廣而安其理實而行自然釋氏之學以心求心以心使心如口齕口如目視目其機危而迫其途險而塞其理虛而其勢逆蓋其言雖有若相似者而其實之不同蓋如此也然非夫審思明辨之君子其亦孰能無惑于斯耶按熹之學窮理以致其知反躬以踐其實而居敬以成始而成終故獨紹千餘年道統不傳之緒先賢論之詳矣而其為文根極天人性命之原發揮聖賢道德之蘊自格致誠正而修齊治平本末精粗條理一貫斥異端之虛

無正俗學之紕繆抉摘幽渺辯析毫芒以歸諸大醇葢曲折而道其所難言深切而開人所未發無意於為文而天下之文章莫大乎是矣孔子曰有德者必有言又曰辭達而已矣其斯之謂也

御選古文淵鑒卷六十一